目　　录

解放前西充的丝绸概况
——政协西充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

多扶区十年蚕桑发展纪要
——1973年至1982年……陈春航（10）

解放前民盟在西充的活动简介
——中国民主同盟西充县支部委员会……（19）

西充县盐业井灶的兴衰及其展望……李宏毅（23）

光绪二十九年西充的一次大血案
——倒梧桐事件……周　俭（40）

历史人物　王白与先生事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蜀报》追悼王白与先生特刊……（47）

名胜古迹　北　福　寺

——李廷茂　王瑞豪　蒲怀良……（50）

附：　《西充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勘误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前西充的丝绸概况

政协西充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

西充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有悠久的历史，且较普遍。远在汉唐，就有“家家栽桑、户户养蚕”和“凡属妇女，人人都会养蚕，大半都会缫丝”的记载。宋、元、明、清至民国，代有发展。

考《西充志》，有《蚕事备要篇》，对栽桑、养蚕、制种、搭簇、采茧、缫丝、织绸、做绵等技术和经验以及应用工具，述之甚详。并把历代所著的：《蚕桑宝要》、《蚕经》、《沈氏农书》、《张氏农书补》和《务本新书》的养蚕技术、均有记述。如《蚕桑宝要》的《养蚕之法”云：

> 养蚕之法，以清凉干燥为主、以潮湿郁蒸为忌。以西北风为贵，以南风为忌。蚕房固宜邃密，尤宜疏爽。晴天北风，切要适时开关窗户，以通风日，以舒郁气。下用地板为佳，否则用芦席垫铺，使湿不上行。四壁用草连围衬，以收潮湿。冷甚重围，莫用火取暖。热甚、饿甚、远掷、高抛，皆致蚕病之源。若能调其寒热，时其饲哺，一一如法，自能丰收。《蚕经》的“蚕忌”亦云：
>
> 蚕之性，喜温和，有十五忌：一忌冷寒。大眠以前若受冷，即成寒病，到老即成僵蚕，不做茧。二忌食湿叶。大眠以前，吃过湿叶，老来必成气水蚕，

不做茧。三忌食雾叶。大眠以前若食雾叶，老来必成白肚蚕，肚子下有白水流出，沾在好蚕身上，好蚕亦病，不做茧。四忌食气水叶，即发热的桑叶。大眠以前，若食汽水叶，亦成白肚蚕，不作茧。五忌食黄沙叶。若食黄沙叶，蚕不长，且胀死。六忌食肥叶，即粪肥刚施未过七日以内的桑地的桑叶。大眠以前若食肥叶，必患肥青病，不肯眠。七忌饿叶逾时。蚕吃一次叶两刻必要再喂，久逾时刻，蚕即受饿。大眠以前受饿，即成饥病，老来必成亮头蚕，头内空白，谓之亮头，即不做茧。八忌秽气。蚕房内不可放便桶，尿壶和一切臭恶之物，不可烧皮毛、骨头和一切腥臭之物。若使秽臭之气接触，青白好蚕，倾刻变成黄色，一、二日内软死。九忌辛香气。一切辛香之物，如带香皂，带麝香、带五香、带酒醋等进蚕房和吃韭菜，吃大蒜、吃生姜的人进蚕房，这些辛香之气触之，蚕即不食，焦黄而死。十忌油触。无论灯油，烛油以及一切植物油、矿物油、动物油，沾触蚕身或桑叶，蚕一吃即立时搅死。十一忌带酒的人截桑喂蚕。若带酒的人的酒气触及蚕身或桑叶，蚕即不安昂头乱动，焦黄而死。十二忌煤气和焚香烛。如遇煤气和焚香烛，蚕亦焦黄而死。十三忌手秽。截桑叶、喂食、上簇，手不干净，蚕会青烂而死。十四忌煎鱼肉和吃烟。蚕触及其气，即不食叶。十五忌吵闹哭泣。打门、击窗等如触及，蚕不食叶，乱爬乱动，霎时变坏。

凡此记述，均具有科学道理。可见西充人民，对养蚕技术，很早就钻研颇深。

西充在明代以前，就有以丝为“贡品”之说，但无从详考。农历四月称“蚕月”，五月称“丝月”，自唐代以后，也代代相传。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西充县立高等小学校的音乐课中，尚教唱：“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的歌曲，广大农村，亦有“乡村四月闲人少，莫道君行早。姑嫂喧喧采桑回，隔夜蚕儿才吃饱”的歌谣，这都是四月称蚕月发展而来的。当时只养一季春蚕，西充城乡短期借贷的“借约”上，一般都写有：“明年丝月内，本利付清”之句，也就是指的五月称“丝月”。农村中也流传有：“丝月好，丝月妙，茧儿硬、丝儿俏，卖得钱来哈哈笑。去年借债有钱还，亲家不再来舌闹”的山歌，也都是五月称丝月的发展而来的。

二

西充蚕丝，在帝制和民国初期，都是自繁自养，自缫自售。许多人家，都有丝车、丝灶和其他缫丝工具。缫丝多由妇女操作，一人一车一灶。灶煮茧，手缫丝，脚踩车，操作非常繁重。七、八岁的儿童，在母亲踩不动丝车时，就帮助母亲摇车把。

这时西充蚕茧，全是黄茧。缫出的丝全是黄丝，一般叫“火丝”，因其颜色似火故也。由于丝的质量不同，分为“火把丝”，“泡把丝”、“麻花丝”三种。火把丝，是由次茧和下脚茧缫的低级丝，一般叫“大车丝”；泡把丝是中级

丝，一般叫“粗丝”，也叫“大车丝”。因为这两种丝，都是用旧式的“大丝车”缫的；麻花丝是高级丝，一般叫“小车丝”因为是用比较新式的“小丝车”缫的。

西充在清末民初，就有丝市，地点在东街和外正街的茶馆内进行。集市日期，颇为繁荣。交易形式、大别有两种：一是买卖两方面议价成交，占少。大多是通过“经纪人”从中说合成交，占多。其方式是由经纪人用暗号以手指从衣统里或衣衫下面捏手探价，避免外露，妨人打扰。五根指头，可作十个数字的代号，如大指头为六。二指弯起为九。往返于买卖方袖统里协商，在接近时，将丝一挂，高叫一声，唱明卖价若干，叫“喊盘”。是循习惯以100两为单位计价，照实有数量付款。还要通过丝秤局，或行称过称。在经纪人喊盘后，如互不认买、认卖，亦可将丝取下另外交易。也有买卖方做过场的，经经纪人一劝，也就罢休。但是狡黠的经纪人懂得买卖方的盘心意志，惯于使用对双方采取一压、一抬的伎俩不现真实数字，三言两语，心有成竹的喊盘反而使买卖方在价格上都感满意。这类经纪叫作“红枪”。钱货交割时，双方都给酬金，买方付0.5%，卖方付1%。业经纪业者颇不乏人。在县商会下，还有经纪帮组织。

此外还有两种收购形式：一种是“丝店收购”。当时西充有天成号丝店，杨益和丝店，李吉康丝店等等。一种是“庄客收购”。当时西充有“顺庆（南充）庄客”、“成都庄客”、“陕西庄客”来西充“坐买”。这些庄客，有的同丝店挂勾，住在丝店内收购，有的住在旅栈，在旅栈内收购。“陕西庄客”较多，都住于西充外正街的“西秦栈”。

另外还有两种“贩运形式”：一种是“行商贩运”。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商贩运的人，购进七、八箱丝或十几箱丝，每箱重1680两运至成都出售，获利较大。西充仁和场的王泰和、杜春和等，一生都是以贩运生丝至成都出卖而兴家的。一种是搞“转手买卖”，叫“丝滚子”，他们就地买进一、二把丝，重一、二百两，转手卖给别人，如此不断的买进卖出，从中渔利，以谋生计。西充城乡，当时做“丝滚子”的人，为数不少。

再因丝是贵重产品，能随时作资金投放，集资经营和借贷，都可以丝入股，本息以丝付还，故囤积者，也不乏其人，因而各家各户，缫出的丝，不管那种，出售都非常容易。

三

自宋代以来，西充人民，所缫的丝，基本上分南、北两路运销。南路是小量，运销顺庆（南充）、重庆、宜昌、汉口、上海等地，又叫“水路”，这路都是质量好的高档品，并有少数从上海出口，远销日本和南洋。北路是大量，远销成都和陕、甘、青、藏等地，又叫“陆路”，这路质量好的，用作织绫罗绸缎，质量次的，则制成土色丝线，名曰“花线”，供刺绣之用，或织成“箩底”，供城乡人民筛面之用，再次的，织成“绵绸”，少数民族极为喜购。

在此同时，又把缫丝的下脚茧和制种后的蛾口茧制成“丝绵”，行销各地。考《西充县志》，其时丝绵的制法是：先把下脚茧，制成“小手子”，次把“小手子”开成“大弓”，再经过漂、晒、露、烘、熏，变为白色，即成“丝绵”，回与今天的生产过程也基本相同。

到了清光绪末期，西充人民，开始把自缫的丝，自织成绸，有名的有“薄绸”和“猫绸”两种。以鸣龙场、石板场（今双凤）、鼓楼场一带，织的“薄绸”和猫绸，质量较好。这时的“薄绸”和“猫绸”，也同丝一道，分南北两路运销，南路仍是小量，北路仍是大量，但都供不应求，因而发展很快。

清宣统和民国初年，西充的养蚕，缫丝、织绸工作，由原来的妇女专任，逐步走到了男女并任，也逐渐引进白茧，改良蚕种，名曰“改良种”。从此缫出了白丝，织出了“白绸”，红茧民间还有遗留。解放前夕丝市上仍有红丝。长江的内河航运的逐渐发达，西充的丝绸销路，起了根本变化：从前大量从北路运销成都和陕、甘、青、藏等地，小量从南路运销重庆、宜昌、汉口、上海，并有少数由上海远销日本和南洋的情况，一变而为大量从南路运销重庆、宜昌、汉口、上海，并由上海出口日本和欧洲；小量从北路运销成都和陕、甘、青、藏等地。此时西充的丝绸，发展很大，广大农村，桑蚕增加，丝车增加，织绸机声，不绝于耳。但由于当时无文字记载，所以全县桑、蚕、茧、丝、绸的年总产量，均无从查考。

四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邑人傅恒兴，在顺庆（南充）开办了“恒兴丝厂”，设厂长、经理、会计、管事、巡查等人，并在西充招收工人三百余人，入厂缫丝，数年之间，成为顺庆巨富。因而西充也有了一批缫丝的熟练工人了。

在傅恒兴成为顺庆巨富的这一情况下，西充有的人，不

赚利权外溢，倡议在本县开办丝厂，得到当时西充地方当局的赞同，由官商集股，在西充仁和办起了“蚕桑公社”，聘邑人白级陛为首任社长，由栽桑、养蚕、制种到缫丝，首创了“一条龙”。接着，先后有白级陛在县城火神庙（今人武部）办起了“新兴丝厂”，自任厂长。邑人罗次先在县城肃王庙（今印刷厂）办起了“晋隆丝厂”，自任厂长。邑人李怀钫在县城东街（今食品公司）办起了“裕康丝厂”，自任经理。邑人张书宝在县城北街（今粮站职工宿舍）办起了“协庆丝厂”，自任经理。邑人赵仲文在县城北街（今粮站）办起了“福记丝厂”，自任厂长。邑人赵启贤在南街（今中医院）办起了“鼎泰丝厂”，自任厂长。自此西充县城共有了丝厂六家，盛极一时。在此同时，西充槐树场的何时乾、何兴泉两人，也在该场办起了丝厂两家，均各自任厂长。西充青狮场鲜家沟，也办起了一家“鲜家沟丝厂”。这九家城乡丝厂，均仿照傅恒兴经营办法设有厂长、经理、会计、管事、巡查等人办厂，其中以县城的新兴丝厂、晋隆丝厂和裕康丝厂，规模较大，其余均小。

各厂的工人，大的厂约一百至二百人，小的厂约五十人至一百人，共约一千人，全年开工五个月，工人每年从农历四月底，入厂上工（上工、是当时名称），九月底停工出厂。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工资采取计件和按质相结合的办法支给，每人每月最低的为银元七元，最高的十三元，伙食由厂方供给，初一、十五打牙祭，办的是“肉八碗”，工人劳动强度很大，每天缫丝时间均在十小时以上，病、伤、死基本自理，各厂获利甚大，但数字无从查考。

西充这时，多是白茧，以上丝厂，所缫的丝，都叫“扬

返细丝”，又叫“九一丝”、“念二丝”。年总产量共在一百担以上，包装成箱，每箱重1680两。全运重庆交“德和恒号”经销。

德和恒号，在重庆设总号，在上海设分号，西充的“扬返细丝”运重庆交德和恒总号后，即由总号运上海分号坐销，出口日本和欧洲以及东南亚各国，获利甚厚。此时，西充广大农村，每家每户，均自大力进行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县城和场镇、均有“丝店”和“茧市”，每年阴历五月，市场非常兴旺，农民现金收入较多，誉为西充丝绸的“黄金时代”。

五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前后，由于日本的“人造丝”向我国和各国倾销，我国生丝市场受到排挤，西充生产的“扬返细丝”，销售不出，城乡丝厂，同时倒闭。西充广大农村，传统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受到沉重打击，许多农民，挖了桑树，弃了蚕种，毁了丝车，撤了丝灶、改了绸机。西充的丝绸事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下，一落千丈。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继攫我平津，全国人民，一致奋起，抵制日货，把日货叫做“仇货”，日本的“人造丝”，受到我国人民的抵制，完全不准进口。西充广大农村传统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事业，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于重庆成立了“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四川警察局长范崇实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经理，在重庆、乐山、南充、阆中等地，开办了比较现代化的丝厂，在川南、川北各县，设立了“办事处”。西充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在县城北街亦设立了“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充县办事处”，经理胡铭绅。接着在西充北门外（今晋新中学），修建了三幢楼房，作为“制种场”；在县城北街，设立了“西充总茧庄”，在多场镇设立了“分茧庄”；收买了西充仁和场的“蚕桑公社”，改为“仁和制种场”；在西充县城近郊和仁和场附近，买了和租了大片土地，栽种桑树，推广良桑、良种和养春、夏、秋三季蚕，以及栽桑、养蚕的技术。官僚资本为了垄断蚕茧，谋求暴利，规定了“蚕纸”统一由“西充办事处”发售，只准西充人民养蚕售茧，不准西充人民缫丝织绸，并派出“缉私队”四出查拿，违者科以罚金。西充人民，不断反抗，不断与官僚资本家的“西充办事处”进行斗争，提出了“收回桑地”，“收回仁和蚕桑公社”的口号，不顾“西充办事处”的“不准缫丝、不准织绸”的“禁令”，仍进行自缫、自织、自运、自销。“西充办事处”被迫，只得加付所买、所租的桑地地价，准许西充人民，按购进蚕纸的产茧量，交足规定数量的蚕茧后，剩余蚕茧，可自缫、自织，这样矛盾才暂时得到了缓和。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座大山”被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垮台了，“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充办事处”、“西充制种场”、“仁和制种场”，一并为新中国的丝业部门所接收。蚕桑丝绸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从此走上了康壮大道。

多扶区十年桑蚕发展纪要

——1973年至1982年

陈春航

一、多扶概貌

西充多扶区，在县治南30华里，与南充接壤，幅员面积18.81万亩，耕地面积，6.026万亩，地势比较开阔，由北向南缓倾，海拔高度为290米至400米之间。多扶河、扶君河、太阳溪，纵穿境内，土壤母质，侏罗纪系遂宁组厚泥岩夹薄层沙岩风化发育而成，土壤岩层风化快，先天发育浅，多为红石骨子土，植被差，流失严重。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6度，比县治高0.4至0.5度，年积温6436.6度，比县治多134.5度。年降水量为894.6毫米，比县治低70.6至92.8毫米，保灌系数为13.5%，低于县治水平。

全区辖有5个公社，61个大队，543个生产队，14,826户，58,529人。1949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蚕桑生产，发展尤大，1982年建成了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织绸“一条龙”的联合企业，成为全县、全地区和全省桑蚕丝绸生产的先进区之一。

二、迈开新步

多扶区人民，也同西充全县人民一样，自汉唐以来，就

有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优良传统。但墨守陈旧法，发展缓慢。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发展比较迅速，但仍不平衡。１９７２年冬，新任多扶区委书记张长端和原区委付书记姚士昌以及区委“一班人”，分头作了调查研究，摸清了底，发现金山公社三大队二队，原系吃粮靠国家，用钱靠银行，烧柴靠煤炭的“三靠队”，通过大搞栽桑养蚕，摘掉了“三靠队”的帽子。多扶公社三大队七队，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经过九年努力实现人平栽桑300株，户平养蚕1.1张，因栽桑养蚕收入增加，还清了贷款7,500元，增加了社员收入。区委据此，并按照多扶区的实际情况，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先后制定了《加速发展蚕桑生产的意见》、《加速发展蚕桑生产的五年计划》和《认真抓好蚕桑生产的决定》，发给了全区的社、队广泛深入进行了宣传贯彻，还先后组织区、社干部1600多人次到蓬安会隆公社，中江隆盛公社，潼南古溪区等蚕桑先进区、社参观学习，并多次召开社队干部会，观摩栽桑、养蚕的先进典型生产队，坚持不懈地狠抓蚕桑生产。他们的作法和经验有以下几点：

１、大张旗鼓的宣传加速发展蚕桑生产的重大意义，使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识到蚕桑生产，是该区人们几千年来的传统付业。这里土质宜桑，气温宜蚕，天时地利，均得保证。加速发展蚕桑，对支援外贸出口，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公共积累，增加社员收入，提高粮棉产量，均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发展蚕桑，具有投资小，时间短，见效快，收入多，贡献大的特点，并有利于促进粮棉生产的发展。全区干部、群众，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树立雄心，把蚕桑生产搞

上去，以大育苗、大栽桑、大搞良桑化，大搞科学养蚕为重点，为实现桑蚕茧丝的持续发展而努力！

2、加强领导，专人专管。他们坚持区社各级党委，要把蚕桑生产，列入议事日程，区、社党委都确定一名书记专抓，并长期实行“五专责任制”：即领导专管，技术专职，劳动专业，物资专用，基地专培，真正做到思想上有位子，组织上有班子，上邦下促，上下配合，抓出成效。

3、认真落实政策。他们坚持贯彻执行所种桑树，队种队有，自种自有政策。对养蚕组人员的工分报酬，要按同等劳力计算。养蚕组每产茧55斤至60斤的，加10%的工分，产茧61斤至80斤的加15%的工分，产茧100斤以上的，由区委给奖。出售蚕茧所奖售的化肥、粮食、布票，当年逗硬兑现。

4、狠抓育苗。桑叶是养蚕的基础，桑树又是桑叶的基础，而育苗则是上述两项的基础之基础。养蚕能否迅速发展，关键在于桑树能否迅速发展，培育桑苗，又是发展桑树的关键。因此他们在育苗上坚持做到“七个落实”：即领导落实，思想落实，土地落实，劳力落实，种子落实，资金落实，规格落实。规定每年在5月10日前，大的生产队，育苗三亩，一般生产队，育苗2.5亩，小生产队，育苗2亩，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实行“三早”、“四勤”和“七定”制度。“三早”，就是早匀苗、早定苗、早全苗。“四勤”，就是勤除草、勤施肥、勤除虫、勤整枝。“七定”，就是定人员（每队一人），定地块（每队2至3亩），定种子数量（每亩桑籽1.5斤或鲜桑果80斤），定肥料（每株底肥4斤每队化肥80斤），定出圃时间（每年9月底），定出圃数量质量

（每亩8000株，每株高1公尺，脚粗3公分），定报酬（每株一厘）。在实行“责任制”时期，还按照“七定”签订合同。有力的推动了桑苗培植，保证了栽桑苗木的需要。

5、大力栽桑。在栽桑上，他们首先做到“林桑分栽”。实行：“桐柏杂树栽上山，房前屋后果竹桉，桑树放到‘三坪’和‘四边’”。“三坪”即坟坪、空坪、坡坪。“四边”即田边、地边、河边、路边。其次积极推行“三改”：改冬栽为秋栽，改土桑为良桑，改高干稀植为矮干密植。第三要求：“田栽坎，地栽边，溪河道路栽成线，‘三坪’则要栽成片”。具体做到：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和各社、队创造出来的十种栽桑方法进行“十法培栽”：即地边筑埂栽；地岩打背沟筑埂栽；田坎拉线定点栽；缓坡打梯仑栽；陡坡挖鱼鳞坑栽；路边提高筑台栽；石骨坡地全层爆破客土栽；“三坪”成片成行栽，溪沟两旁培土整边栽；沿河两岸淘淤整岸栽。同时，还坚持“四不栽”：防碍水利建设规划和防碍整治水系规划的不栽；未建成桑树基地的不栽；不集中成片的不栽；未平整土地和未加厚土层的不栽。第四要严把“五关”：即挖穴关（深1.5尺，大2尺），施肥关（每穴堆肥100斤），壮苗关（苗高2.5尺至3尺，基部粗围1寸），防病关（用10%石灰水消毒），密植关（行距5尺，株距4尺），栽培关（树直根伸，土掩到青黄交界处以上1寸）。第五，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每年三秋生产前的农事间隙，以队为单位，开展栽桑突击活动。

6、严加护桑。他们把护桑作为一件重要事情来抓，普遍坚持男女老幼，不摘桑尖，耕田耕地，牛戴嘴篓，养牛户，不放敞牛，毁桑一株，栽桑十株，牲畜毁的主人栽，小

孩嗷的家长栽。要求“五不准”：即不准乱砍乱伐，不准在桑树上晒东西，不准瓜藤上桑树，不准采桑喂猪，不准采桑喂牛。从而有效的提高了桑树的成活率和产叶量。

7、科学管理。全区每队都有一名桑树技术员，未经批准，不得更换，桑树技术员，严格把好“四关”：即把好育苗壮苗关，移栽质量关，幼树管理关，剪伐培型关。常年不断的抓好桑树的夏伐、冬剪、病虫防治、培土施肥、嫁接良桑等技术管理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全区良桑化的水平。

8科学养蚕。在蚕子的饲养管理上无论采取集中养、分组养、分户养，均坚持“七定责任制”：一定纸数，二定人员，三定耗叶量，四定物资，五定产茧量，六定报酬，七定奖惩。在区、社党委的领导下，实行领导、群众、技术员三结合的方法，开展科学养蚕活动，积极推广良种，推广“小蚕共育”、“小蚕坑床育”、“小蚕覆盖育”和“土坑稚蚕少回育”，以及“分批提蚁”，“分批饲养”，“分批提青”，“激素添食”等技术，使蚕茧产量逐年上升，并涌现出一批高产典型。

“土坑稚蚕少回育”的技术，是该区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新技术，可提高产茧量15%。地区农业局和西充农业局多扶区蚕桑基点组，曾会同行文作了介绍，其要点如下：

土坑选择在离蚕房附近干燥的竹林或树林的隙地上，坑深4尺，长11尺，宽10尺，在坑内四周筑3尺高的土墙，在坑的两端，架成人字型的支架，用竹子搭成屋顶，盖成茅草棚，在棚的正背两面，各开一个2尺见方的天窗，另在坑的一端开个2.5尺宽的小门，在门的对面，开个1尺宽，1.5尺高的对流窗，土坑即建设完成。

土坑建设完成后，在土坑进门的两侧，用细竹杆捆扎成十五层的蚕架（每隔三、四寸一层），每层放八个蚕箔，整个坑内，可放蚕箔120个，一季可养稚蚕18张至20张。如需升温，则在对流窗的墙脚下，设一个升温的柴灶，灶门在坑外，灶面在坑内，灶面上倒扣一口铁锅，在炉堂两侧，沿土墙底边修两条引向坑外的烟道，坑内就会达到三方受热，温度均匀，就能保持小蚕须要的温度，为稚蚕少回育，创造了条件。

土坑养蚕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严格消毒防病，对土坑、蚕箔、工具都要用10%的石灰水消毒。二是要调节好温湿度，一、二龄温度以华氏80°度至82°度为宜，干湿度以0.5°至1°为宜，三龄温度以华氏78°至80°为宜，干湿差以1°至0.5°为宜。一般是：一龄全封闭，二龄留道缝，三龄开半边，四龄出坑养。三是精选良叶，喂饱小蚕。土坑稚蚕少回育，由于温高湿重，蚕儿发育快，食欲旺盛，要选好叶给蚕吃饱。一般一龄喂黄绿叶，二龄喂嫩绿叶，三龄喂深绿叶，做到良桑饱食。喂叶量也要适当，应掌握各龄少、中、盛食期的发育需要，少食期喂叶应少，中食期喂叶稍多，盛食期充分饱食，一般一龄喂叶一点五至二层，二龄喂叶二至二点五层，三龄喂叶二点五至三层，喂片叶时适当减少，才能有利于小蚕的生长发育。

在多扶区委、区公所的坚强领导和全区干部社员的共同努力，经过1973年至1978年的六年时间的艰苦奋斗，全区先后育桑苗5,726亩，队平12亩，栽桑1,450多万株，人平250株，基本实现了良桑化。六年间共养蚕34,329张，人平0.58张，共产茧1,834,500斤，人平72斤，收入茧款

2,322,700元，人平8.66元。年具体数据如下表：

年	育苗（亩）	队平（亩）	栽桑（株）	人平（株）	养蚕（张）	人平（张）	产茧（斤）	人平（斤）	茧款（元）	人平（元）
1973	1,045	2.2	325万	80	4,169	0.30	213,149.9	3.6	535,353	4.38
1974	1,050		525万	118	4,568	0.30	279,141	4.5	331,000	5.88
1975	1,003		269万	162	5,454	0.38	282,600	4.0	350,000	6.12
1976	6,572		165万	190	5,522	0.38	278,900	4.2	34,600	6.02
1977	770		193万	223	6,633	0.44	393,876.8	6.8	566,977	9.11
1978	6,018		176万	250	8,518	0.58	413,700	7.2	510,000	8.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